

斯大林 论民族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民族出版社

斯大林 论民族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民族出版社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 1/4 字数：36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500册 定价：3.45元

ISBN 7—105—00335—9/A·10

(汉3)

编辑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下册）、《列宁论民族问题》（上、下册）和《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为了适应新时期我国民族工作任务的要求，为了全国广大民族工作者、民族理论工作者、教师以及关心民族问题的有关同志学习、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需要，我们受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托，并在其直接领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完成了这套经典著作的选编工作。全书内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各个时期有关民族形成发展与消亡、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自决权，民族平等与联合、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发展、共同繁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论著，力求完整准确地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思想体系。

全部选文均选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和《列宁文稿》、《斯大林文选》，一律按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的顺序编排，并标明原文的卷次和页码。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选编工作中一定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一九八六年四月

目 录

编辑部的话（摘录）	（ 1 ）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	（ 3 ）
在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上	（ 20 ）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 24 ）
论取消民族限制	（ 81 ）
反对联邦制	（ 84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 月代表会议）（摘录）	（ 91 ）
关于乌克兰拉达	（ 97 ）
关于芬兰的独立	（ 100 ）
关于“土耳其属亚美尼亚”	（ 102 ）
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 录）	（ 104 ）
戴着社会主义假面具的南高加索反革命分子（摘录）	（ 107 ）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	（ 110 ）
当前任务之一	（ 116 ）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总纲	（ 119 ）
给土耳其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电报	（ 120 ）
在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筹备会议上 的讲话	（ 121 ）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 126 ）

政府对民族问题的政策·····	(135)
我们在东部的任务·····	(138)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 词·····	(141)
协约国对俄国的新进攻 (摘录) ·····	(143)
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	(145)
著者的话·····	(154)
达吉斯坦各族人民代表大会·····	(157)
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	(161)
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突厥语系民族共产 党员会议上的开幕词·····	(168)
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	(170)
俄共 (布) 第十次代表大会 (摘录) ·····	(180)
论民族问题的提法·····	(192)
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当前任务·····	(198)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	(203)
关于各独立民族共和国的联合问题·····	(206)
论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	(211)
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	(219)
俄共 (布)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摘录) ·····	(228)
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 (布) 中央第四次会议·····	(258)
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	(278)
悼列宁 (摘录) ·····	(290)
论列宁主义基础 (摘录) ·····	(291)
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298)
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	(303)
问题和答复 (摘录) ·····	(316)

再论民族问题·····	(319)
关于东方革命运动·····	(327)
致卡冈诺维奇同志和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其 他委员·····	(331)
给邱贡诺夫的信·····	(335)
时事问题简评(摘录)·····	(337)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摘 录)·····	(360)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摘录)·····	(383)
答勒·米赫里逊同志 致玛·依·乌里杨诺娃同志·····	(387)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摘录)·····	(390)
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	(393)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摘录)·····	(410)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的结论(摘录)·····	(418)
论反犹太主义·····	(422)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 总结报告(摘录)·····	(423)
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425)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摘录)·····	(428)
在欢迎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午宴上的讲话·····	(435)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摘录)·····	(437)
注释·····	(56)

编辑部的话¹（摘录）

如果从旁观者的地位一般地来看格鲁吉亚报纸的存在问题，尤其是内容和方针问题，那么也许会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自然地简单地自行解决，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运动，并不仅仅是具有自己纲领的格鲁吉亚工人运动，它和全俄的运动携手并进，因而是服从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由此可见，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应当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机关报，主要是阐明地方性的问题和反映地方性的运动。但是这样的回答却抹杀了我们所不能回避而必然要碰到的困难。我们所讲的是语文方面的困难。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有可能通过全党机关报来解释一切总的问题，而把阐明仅属地方性问题的事情交给各个地区委员会去做，然而格鲁吉亚报纸在其内容方面却处于困难的境地。格鲁吉亚报纸应同时起全党机关报的作用和区域性的、地方性的机关报的作用。由于大多数格鲁吉亚工人读者不能流畅地阅读俄文报纸，所以格鲁吉亚报纸的领导者就不能不阐明带全党性的俄文报正在讨论和必须讨论的一切问题。这样，格鲁吉亚报纸必须向读者介绍一切原则性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同时它必须领导地方上的运动，恰当地阐明每一事件，对任何事实都不能不加以解释，并且还要解答本地工人特别关心的一切问题。格鲁吉亚报纸应当把格鲁吉亚的战斗工人跟俄罗斯的战斗工人联系起来，团结起来。它应当向读者报道本地生活、俄国生活和国外生

活中一切使他们感到兴趣的事物。

载于1901年9月
《斗争报》创刊
号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
成俄文

选自《斯大林全集》
第1卷第3—8页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

一

一切都在变化……社会生活在变化，“民族问题”也跟着在变化。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出现在斗争舞台上，而且每一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民族问题”的。因此，“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时期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具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而定。

例如，我们这里存在过所谓贵族的“民族问题”（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当时（在“格鲁吉亚归并于俄国”之后）格鲁吉亚贵族感到丧失他们原先在格鲁吉亚国王统治时代所享有的特权和势力，对于自己是多么不利，他们认为充当“庶民”有伤自己的尊严，所以想要“解放格鲁吉亚”。他们想借此使格鲁吉亚国王和贵族担当“格鲁吉亚”的领导者，从而把格鲁吉亚人民的命运交给他们！这是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национализм）。如果不把格鲁吉亚贵族反对在高加索的俄罗斯统治者的个别阴谋计算在内，那么这个“运动”就没有做出任何一件能够博得荣誉的事情，没有在格鲁吉亚人的生活中留下任何显著的痕迹。只要社会生活事变稍微触到这个本来就很软弱的“运动”，就足以把它根本破坏。的确，商品生产的发展、农奴制度的废

除、贵族银行的创立、城市和乡村中阶级对抗的加剧、乡村贫民运动的加强等等，——这一切都给格鲁吉亚贵族以致命的打击，同时也给“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格鲁吉亚贵族分裂成为两派。其中一派抛弃了任何“民族主义”而向俄国专制制度伸出手来，想从那里换得高官厚禄、低息贷款和农具，要政府保障他们不受农村“暴动者”的威胁等等。格鲁吉亚贵族的另一派，更软弱的一派，则同格鲁吉亚的主教和大祭司串通一气，从而把受实际生活驱逐的“民族主义”置于教权主义卵翼之下。这一派热中于恢复那些已被破坏的格鲁吉亚教堂（这是他们“纲领”中的主要条文！），即“昔日伟业的纪念碑”，并且虔诚地等待一个能实现他们的农奴君主制“愿望”的奇迹的到来。

这样，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就采取了教权主义的形式。

同时，现代社会生活又在我们这里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民族问题（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буржуазии）。当年轻的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很难和“外国”资本家进行自由竞争时，它就通过格鲁吉亚民族民主主义者开始嘟哝起什么独立的格鲁吉亚来了。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想用关税壁垒保护格鲁吉亚市场，用强力把“外国”资产阶级从格鲁吉亚市场赶出去，用人为的方法提高物价，并用这种“爱国的”手腕在发财的角逐场上求得成功。

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目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不用说，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力量，而这种力量就在无产阶级身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给被阉割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注入生命力。必须把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民族民主主义者”就走上了舞台。他们费了许多气力来驳斥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民主党人大肆诽谤，劝告格鲁吉亚无产者离开这些人，同时赞美格鲁吉亚无产阶级，劝它“为了工人本身的利益”设法加强格鲁吉亚资产阶级。他们一再恳求格鲁吉亚无产者

说：不要毁灭“格鲁吉亚”（或许是指格鲁吉亚资产阶级？），忘掉“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格鲁吉亚资产阶级亲善起来等等。但这都是白费气力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的甜言蜜语麻醉不了格鲁吉亚无产阶级！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情攻击，特别是把俄罗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队伍的强大的阶级发动，给我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并把他们从战场上赶走了。

“为了恢复被污辱的声名”，我们那些逃走了的爱国者“至少也得改变一下色彩”，即使领会不了社会主义的观点，至少也得披上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果然，秘密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姑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机关报《格鲁吉亚报》²爬上了舞台！他们就想这样来诱惑格鲁吉亚工人！但是已经晚了！格鲁吉亚工人已经学会分清黑白，他们很容易就看破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只是改变了一下色彩”，并没有改变自己观点的本质，《格鲁吉亚报》徒有社会主义的空名罢了。他们明白了这一点，于是高声嘲笑格鲁吉亚的“救星”！《格鲁吉亚报》的那些唐·吉珂德式的希望并没有实现！

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又渐渐在格鲁吉亚资产阶级先进人士和“俄罗斯”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这些人士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和“俄罗斯”发生联系，从而使本来已经动摇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基础更加动摇起来。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第二个打击！

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走上了斗争舞台，于是新的“民族问题”即无产阶级的“民族问题”也跟着产生了。正如无产阶级不同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一样，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民族问题”也不同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民族问题”。

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民族主义”。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呢？

俄国无产阶级早就谈到斗争了。大家知道，任何斗争的目的都是要取得胜利。但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必须不分民族地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很明显，打破民族间的壁垒而把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波兰、犹太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紧密团结起来，乃是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必要条件。

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如此。

然而，俄国专制制度是俄国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它经常阻挠无产者的团结事业。它用强盗手段摧残俄国各“异”族的民族文化、语言、风俗和机关。专制制度剥夺了他们应有的公民权利，从各方面压制他们，口蜜腹剑地在他们中间散播猜忌和仇视，挑起他们的流血冲突。这表明俄国专制制度的唯一目的是要离间俄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加强他们之间的民族纠纷，巩固民族壁垒，从而更加顺利地分裂无产者队伍，更加顺利地把整个俄国无产阶级分散为小的民族集团，以便扼杀工人的阶级觉悟，破坏工人的阶级团结。

俄国反动势力的利益就是如此，俄国专制制度的政策就是如此。

很明显，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迟早一定要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政策发生冲突。事实果然这样，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应该怎样打破耸立在各民族间的民族壁垒，应该怎样消灭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以便使俄国各民族无产者更好地互相接近起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呢？

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的内容就是如此。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应该分成各个民族政党并把它们组成一个“自由联盟”。

“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³也再三重复这样的话。

由此可见，他们劝我们不要团结成一个由统一的中央来领导

的全俄政党，而要分成由几个中央来领导的几个政党，并且还说这都是为了加强阶级团结！我们想使各民族的无产者互相接近起来。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只要使各民族的无产者互相疏远就可以达到目的！我们想把无产者联合成一个政党。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只要把俄国无产阶级分散为各个政党就可以达到目的！我们想要消灭民族壁垒。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他们回答说：只要用组织上的壁垒来加强民族间的壁垒就可以达到目的！这一切就是他们给我们这些有着一个共同敌人并在相同的政治条件下进行斗争的俄国无产者出的主意！总之，他们对我们说：你们要干得使敌人拍手称快，并且亲手葬送你们的共同目的！

好吧，我们就暂且同意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的意见，跟着他们走，看他们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俗话说得好：追问撒谎人，就要追到撒谎的大门。

假定我们听从了我们那些联邦主义者的意见并建立了各个民族的政党，那么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这是不难了解的。在以前，当我们还是集中主义者的时候，我们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无产者的共同生活条件上、放在他们的一致利益上的，而关于他们的“民族差别”，我们只是在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抵触的范围内来谈的；在以前，我们认为最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俄国各民族无产者之间一致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以便在这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俄工人的集中的政党。而现在，当“我们”已成为联邦主义者的时候，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一个新的最主要的问题：要弄清楚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以便在“民族差别”的基础上建立各个民族的政党。这样，在集中主义者是次要东西的“民族差别”，在联邦主义者却成为建立各

民族政党的基础了。

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再走下去，那么我们迟早就要得出一个结论：例如，亚美尼亚无产者的“民族的”和某些其他的“差别”是和亚美尼亚资产阶级的这些“差别”一样的；亚美尼亚无产者和亚美尼亚资产者具有同样的习俗和性格；他们组成一个民族，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①。这就离“共同行动的统一

①“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刚刚采取了这样一个值得夸耀的步骤。它在自己的“宣言”中坚决地宣称：“决不能把无产阶级（亚美尼亚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亚美尼亚的社会）分开；团结起来的（亚美尼亚的）无产阶级应当是亚美尼亚人民的最有理性和最有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结成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亚美尼亚无产阶级应竭力确定亚美尼亚的社会思想，亚美尼亚无产阶级将是自己种族的嫡子”等等（见“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的“宣言”第三条）。

第一、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能把亚美尼亚无产阶级和亚美尼亚社会分开”呢？难道它们不是随时随地都在“分开”吗？当团结起来的亚美尼亚无产阶级于1900年（在梯弗里斯）对亚美尼亚资产阶级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亚美尼亚人宣战时，难道它不是和亚美尼亚社会“分开了”吗？！“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如果不是一个和亚美尼亚社会其他各阶级“分开了”的亚美尼亚无产者的阶级组织，又是什么呢？也许“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是一个包括一切阶级的组织吧？难道战斗的亚美尼亚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于“确定亚美尼亚社会思想”吗？难道它不应当前进，向这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想”宣战并给它灌输革命精神吗？事实证明，它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不言而喻，“宣言”应当使读者注意的就不是“确定社会思想”，而是同这个思想作斗争，而是必须使这个思想革命化；这样一来，“宣言”就会更好地说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义务。最后，既然这个种族中的一部分——亚美尼亚资产阶级——象蜘蛛那样吮吸着亚美尼亚无产阶级的血液、而另一部分——亚美尼亚僧侣僧侣不仅吮吸工人的血液，并且一贯地腐蚀他们的意识，亚美尼亚无产阶级又怎能成为“自己种族的嫡子”呢？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简单的，而且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宣言”的起草人却看不到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是用从崩得（犹太工人联盟）‘那里’抄袭来的联邦主义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问题的。一般讲来，“宣言”的起草人似乎立意要处处模仿崩得。他们把崩得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的决议第二条也列入了自己的“宣言”。他们把“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叫做亚美尼亚无产阶级利益的唯一

基础”不远了，不论资产者或无产者，作为同一“民族”的成员都应当站在这个基础上，互相亲密地携起手来。这时，专制沙皇的伪善政策可能被认为是这种友谊的“新的”明证，而关于阶级对抗的言论将被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教条”。何况还有人会用他那富有诗意的手“更大胆地”拨动暂时还存在于俄国各民族无产者中间的狭隘的民族琴弦，弹出他所需要的调子来。沙文主义的骗术将会博得信用（信任），朋友会被认作敌人，而敌人会被认作朋友，于是就要发生混乱，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就要降低了。

这样，我们不是打破民族壁垒，而是依照联邦主义者的美意，用组织上的壁垒把它更加巩固起来；我们不是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向前推进，而是把它扔到后面，使它受到危险的考验。于是，专制沙皇“就要兴高采烈”了，因为他永远也得不到象我们这样不取报酬的助手。

难道我们是要达到这样的结果吗？

最后，我们本来需要一个统一的灵活的集中的党，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能在瞬息间发动全俄工人，并领导他们向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作坚决的冲击，可是有人却硬塞给我们一个畸形的、分散成各个政党的“联邦式的联盟”！他们给我们的不是锋利的武器，而是生锈的武器，并保证说：你们用这个武器可以更快地消灭你们的势不两立的敌人！

你们看，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要把我们引导到哪里去！

保护者（见上述“宣言”第三条）。“宣言”的起草人忘记了我党在高加索各处建立的委员会，几年来在高加索一直被认为亚美尼亚民族（以及其他各民族）无产者的代表，忘记了这些委员会在用亚美尼亚文进行口头的和印刷品的宣传鼓动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并在斗争时领导他们等等，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却是不久前才产生的。他们竟把这一切都忘记了，并且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为了一丝不苟地抄袭崩得的组织观点和政治观点，一定会忘掉更多的东西的。

可是，因为我们不是要“巩固民族壁垒”，而是要打破这种壁垒，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生锈的武器，而是锋利的武器，以便根除现时的不公平制度，因为我们不是想叫敌人拍手称快，而是想叫敌人大吃苦头，并把他们消灭干净，所以很明显，我们应该撇开联邦主义者，而找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更好的答案。

二

上面我们所说的是不应该怎样解决“民族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社会民主工党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①。

首先必须记住，现时在俄国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是把自己称为俄国（而不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显然它是想以此向我们表明，它不仅要把俄罗斯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而且要把俄国一切民族的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所以它将采取一切办法来消灭耸立在无产者之间的民族壁垒。

其次，我们党已经消除了那笼罩着“民族问题”而把它弄得神秘莫测的迷雾，已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各个因素，使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带有阶级要求的性质，并且在纲领中用条文的形式规定出来。这样，党就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所谓“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些“利益”和“要求”究竟有多少值得注意，是要看它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发展向前推进多少或能够向前推进多少而定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借此明白地指出了它所走上的道路和它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

“民族问题”是由哪儿部分组成的呢？

①不妨指出，下面所写的都是对我们党纲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条文所作的一些说明。